

# 过大年了!

宋晓亮 (美国)

一提过大年,那抵挡不住的魅力就不加商量地把我吸进童年的欢乐中。于是,远在西半球的我,便一头扎进山东半岛的庆年氛围中,如痴如醉地回味着,享受着……

儿时过大年,最高兴的莫过于穿新衣服,吃好饭,跟姐姐们到集上去看人踩高跷、跑旱船、舞龙、耍狮、扭秧歌。人多的时候,姐姐们就换着班儿地让我骑在她们脖子上,我双手抱着姐姐的脑袋,安享:坐得高,看得远的特殊待遇。

记忆里,像是最喜欢看大舅踩着高跷演节目。妈说,大舅是方圆几十里的大学问家。的确,大舅总是利用踩高跷时给乡亲们唱一出自编的山东吕剧。大舅所唱的戏词儿也就成了妈妈在疲劳时的解乏曲。星移斗转中,妈妈的“解乏曲”又变成我思念她老人家的“乡恋”了。

过大年的另一个难忘,当属祭拜祖先。老能记住,一到大年三十下午,爹就把东、西两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而后,搬出用红木雕刻的大条几,将它安放在东院的堂屋里,再踩着凳子把一幅又长又宽的家谱挂在后墙上,请出祖先的牌位,以备家人前来磕头跪拜。

再看西院里的妈妈,围在灶间,又蒸又煮,又洗又切,又煎又炒,又烹又炸……

看着妈在炸好的鱼、炒好的菜、炖好的肉上,交叉放上被烫软的长葱叶儿,我就凑上前去问妈这是为什么?妈说:“不搭上绿葱叶儿,祖先们不敢动筷儿夹。”可等初二晚上送走祖先,我又极其好奇地问妈:“搭上绿葱叶了,为什么所摆放的贡品半点都没少?”这时,妈妈的回答是这样的:“爷爷奶奶那是舍不得吃,想留给俺亮子吃。”

别梦依稀,故乡啊……

屈指细数,在美利坚的国土上,我已过了26个大年了!记得,1994年我回山东出书时,出版社的徐大哥问我:“你们在美国过大年吗?”我的答复竟是:“也过,也不过!”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大实话!

在华盛顿居住的那近10年里,过大年的全部涵义,就是一个日期的提醒,一个年轮的转动。因没有法定假期,佳节的气氛便不够浓厚。但一家人还是要凑到一块儿,包顿饺子,炖条鱼,喝杯红酒,碰个响儿。在那“啾”的一声中,相互间说几句吉祥话,放下碗筷,年就跑了。

然而,自1996年我搬进印第安纳州,再提过大年,那可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啦!

时年,我家买了一个可收看中央电视台4频道节目的“小耳朵”。它一进院儿,我便跃过“精神扶贫线”,变成了名



挂灯笼

杨红摄

副其实的“精神大富婆”。

感觉美极了!透过电视屏幕,故乡的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和宝岛台湾所拥有的山川美景,风土民情,佳节时的喜庆场面,都跳到我眼前,可大胆地用“依山缩地居君怀”来作比呀!

尤其是一进入腊月,那过大年的喜庆气氛会把团团围住。从熬腊八粥、泡腊八蒜到月中返乡回家过大年的人潮涌动……

看那些在外面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大包小包地背着扛着,前呼后拥地挨着挤着,巴破眼地盼着等着,不辞辛苦,排除万难地往家里赶哪,奔哪……只为,与家人团聚;只为,把这一年的大年给过热闹了,过红火火了!

尽管我独在异乡为异客,可从央视所播放的画面中,我仿佛就是那个抱着一年的积蓄回家送给妻儿老小的赶路者;仿佛就是那个做好饭菜,跑到街口,蹭着脚尖,翘首以待儿女回家过春节的老娘亲……

再说这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不在乎那台节目是质量非常棒,还是特别次,身在异乡的人,所看中的是那份熟悉,那份亲切,那份心灵的共鸣,那份我也拥有了回家过大年的美好感觉。

美好的感觉在扩散;美好的感觉在延伸……

几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中东部小城也有了过大年的意味。随便走进一家超级市场,一个个写在小白牌上的绿色春字,插遍商店的四面八方。

去年的腊月二十八,我到家附近的超市去买菜,一位白人老太太指着一个插在货堆里的“春”字,问我怎么念,是什么意思?我耐心教她发音,并告诉她:这个字是春到的预报;是农历年的岁首,也是中国人一年中要过的头一个节日——春节,又称过大年。过大年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她象征着美好,兴旺,对充满希望与寄托的团圆日。

料想不到,我口中的“过大年”竟被她老人家给深深地吸引了。老太太边赞叹边请我用中文把“过大年”写给她。理由是:她那个读高中的孙子正想在自己左臂上刺几个中国字,但又不知刺什么。听罢我言,老奶奶当即拍板儿:就刺“过大年”吧!

## 客·家

黄世宜 (瑞士)

农历春节是不是快到了呢?

我是一个远离家乡,客居欧洲的华人。在数着西元的日子,在赞美着耶稣基督降临的颂歌声中,我总是不确定中国农历新年究竟何时来到。每一年,须等那一月的雪下了再下,我望着白茫茫的天空,恰似那记忆中的一片雾蒙蒙——我心里于是一阵发慌,开始焦急地问自己,农历春节是不是快到了呢?究竟哪一天除夕,哪一天大年初一呢?深怕错过了,会忘了给远方故乡的家人朋友捎上一份应有的问候。

一片白茫茫雾蒙蒙,就是我对农历春节最早的记忆——但,那并不是冬雪。我来自台湾客家庄,那是一个好温暖好温暖的地方啊。我永远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附近田埂上赤脚奔跑,踩着泥土总是厚实而暖和的,带着一点点潮湿的温度。而那一畦畦的田地里,是啊,我印象中,在灶下变得一片白茫茫雾蒙蒙之前,田里的秧苗还可以青绿个两回呢。

是的,整个灶下,整个厨房,都是一片白茫茫雾蒙蒙,这就是我对农历新年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属于家乡的记忆。

那时,我小,还处在要大人看顾的年龄。父母亲都在遥远的大城市工作,我又还不能上学,所以,托在外婆那儿寄养着。我父母那时多久来看我一次呢?我现在是完全想不起来了,只清楚地记得,是啊,只要外婆厨房开始蒸“板”,香喷喷甜甜丝丝的味道随着白茫茫雾蒙蒙的水蒸气飘散到三合院每一个角落,那时,也往往是爸爸妈妈开开心心,从大城市回乡下探望孩子老人的时刻。对那时年幼的我来说,父母竟等同穿上鲜艳衣服,来家里拜年的

客人。而家桌上,柜上,任何一处平面,都将被各种口味的“板”,占据得满满的。板,那可是给每个到家里团圆过年的客人,最美味的待客食品;板,也是每个离开这个家重返大城市,接着打拼又一年的游子,最佳的伴手礼了。

我外婆,那个年代的传统客家妇女啊,可都是制作板的一把手。我小时一直以为,全天下的美食,都带个板字:板圆,板条,甜板,水板。后来才知道,原来板,就是所谓的米食制品。可不是吗?我从小原不知道,过年是要包饺子来吃的。对我来说,那个家,那属于家乡记忆的那些年呀,就是蒸得雾气腾腾的各式板,所勾勒而出的温馨岁月。客家人节省,平日难得有板出摆在桌上,就只有过年,那就是客家板最“澎湃”(客家话:丰盛)的时候。我那时年纪太小,对看日历日子全无概念,只记得我的客家“假婆”(客家话:外婆)用她那双总是沾满乳白色米浆的手,掀开灶上那叠得老高的蒸笼时,白色的水雾,就像银花花的流光,瞬间划亮了阴暗潮湿的厨房。我也记得我总爱在那时缠着她老人家问,奶奶,好了吗?好了吗?然后奶奶会默默地笑着,利落地把蒸熟的板拿出来。

奶奶,是一个沉默温柔的女人。记忆中她从未喝斥过我。即使我总是忍不住用手指偷挖,让放在桌上放凉的板,变得像月球表面坑坑洞洞。特别是刚出炉还香糯软嫩的甜豆板,挖一点夹红豆粒的板放嘴里舔吮,那真是好幸福的滋味呀。

印象中她唯一会出声不平的,就是客家话里面对外婆的称呼,“不许你们叫我假婆,听起来不亲。要叫奶

奶”。她非常介意。“因为假婆就是假阿婆,听起来不像一家人!”奶奶说。

好了,板都蒸好了,平放,置凉,各式各样,满山满谷。有发包,菜头板,红豆板,甜板,水板。这么多板,从不担心吃不完,因为家里过年,奶奶向来是不锁门的,她让大门大开,四散远方打拼的儿女归队了,其中就包括我父母;或是亲戚朋友来拜年的,所以过年时家里就是好几天的流水席。对我来说,过年就是代表着,家里突然来了好多客人,热热闹闹的。而奶奶绝不让来家里的任何一个客人空肚子回去,她总是能将家里堆积如山的各种板类食物,化作餐桌上多变而美味的佳肴。就拿菜头板来说吧,其实就是客家人的萝卜糕。这样一个简单的年糕,也不过就是白萝卜丝糕合米浆的单纯滋味罢了,但我奶奶却可以让来家里的客人吃到多重的好滋味。一可煎:热油少许,将菜头板切正方块,下锅,待两面金黄即可盛起。进食时,佐蒜茸酱油,入口香脆,是最适合客人见面聊天的点心。又可汤:将香菇猪肉爆香,与肉丝虾仁鱿鱼同炒,再调味,入高汤。汤一滚,片入菜头板,汤再滚,下茼蒿,趁那茼蒿在锅里滚水还伸展着青绿的枝叶,就即刻熄火上桌。这客人来上一碗哪,那才叫寒冬里的舒心。还可炒:完全就是客家炒板条的功夫,韭菜,豆芽,肉丝,也能与切成长条的菜头板完美搭配,保证客人吃得合不拢嘴。再来道饭后甜点:红豆板或甜板切片,沾裹薄薄一层蛋液,煎得香香甜甜,尽入心底。而过年,客人准备回去了,奶奶一定还会每一种板都给塞上,才肯放人。我父母要回大城市了,行李都装满了食物特产,她还要拼命再用发包填满每一个缝隙,才肯罢休。发包是体积最小的板,小小圆圆的,像一个个笑得咧开的小嘴儿,奶奶一边塞还会一边说:“多带一点发包包回去呀,包你们一年发,一年发呀!发包包,发发哪!”

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在那个家里,在那个灶下,挥着汗,尽心尽力蒸着板,只为守候儿女归来,只为招待亲友拜年的奶奶。如今,我在异乡身为客,家,又在哪里呢?只能在白茫茫雾蒙蒙的风雪中,追忆还在梦里的,那一份属于白茫茫雾蒙蒙的温暖了。



人欢鱼跃

苗青摄

# 神州

## 我是雪花天上来

——瑞雪新春致友人

于新年

我是雪花天上来, 飘飘洒洒绽满怀; 随夜化作五色梦, 东风浩浩人间白。

我是雪花天上来, 纷纷扬扬情满怀; 随心化作七彩虹, 杨柳依依桃李开。

我是雪花天上来, 清清爽爽韵满怀; 随缘化作梵净雪, 菩提青青大千外。

我是雪花天上来, 纯净净绿绿满怀; 随身化作春之雨, 天地新新荡尘埃。

## 癸巳春声二首

陈仁德

渝水燕山道路长, 感君飞信赐华章。吟诗且喜童心在, 犹国常将老眼张。望里旌旗辉北阙, 梦中船舰下东洋。万千思绪归平淡, 但有真情岂必狂。

雷霆激荡百年身, 曾是凌波驭电人。久涉士林多雅趣, 惯从诗海觅奇珍。眼前兴废成今古, 天外风云入梦魂。莫道满头飞白雪, 丹心一片自殷殷。

## 贺岁

邹积慧

台历悄然又换新, 时光已掩旧年轮。老天也有多情种, 雪卡连朝贺岁频。

## 蛇年抒怀

刘庆霖

蛇年盘好运, 听我慢来吟。浇梦逢时雨, 种石成玉林。人和常得助, 天佑不能侵。每日君行路, 春风没膝深。

## “美丽中国”主题 报告文学征文启动

由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举办的以“美丽中国”为主题的群众性征文活动日前在京启动。征文以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媒介为征稿及评奖方式, 将从美丽中国的人、情、物、事等各方面广泛征集长、中、短篇作品, 并特别提倡讲真话、写真实的短篇、微篇作品。征文优秀作品将在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网站和主要媒体发表, 经网络实名投票选出获奖作品, 由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汇集出书。

(王 文)

## 给孩子过“心”年

陈瑞琳(美国)

那年30岁, 愣头愣脑地栽进了异国他乡。三年脱贫, 五年买房。35岁的年头上, 大正月里终于得了一个小儿子。因为心存感激, 本想取名“春到”。他爸他妈都嫌通俗, 非要那种嚼字的, 最后取了孟元。“孟”来自孟春, “元”来自正月初。他爸始终弄不明白, 干脆就说是你的“梦”“圆”了。

每年休斯顿的春节, 我都会带着儿子去看园游会。儿子刚会走路, 见人就作揖, 还会说“恭喜发财”, 然后就有“红包拿来”。园游会上有中国的美食, 有灯笼、剪纸、唐装、绸巾, 挂得五颜六色。老美也来凑热闹, 麦当劳给小朋友们发红包, 儿子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杯免费的草莓冰果汁!

春节一到, 儿子就吵着要去园游会。看着小儿7岁的脸, 我的感觉里他好像已来到这世上春秋数载, 怎么也想不通他才是个一年级的的小学生。园游会上, 大家都劝我:“别盼着孩子长大, 他大了, 你就老了。”

星光下, 拉着孩子在草色中散步。儿子问我:“妈妈, 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告诉他:“你是美国人, 也是中国人。在美国, 你叫BRANDON, 在中国, 你叫孟元。”“孟元”是什么意思呢?“刚学了一年中文的孩子结结巴巴地若有所思。我蹲下来, 捧起他的脸:“孟”是中国人赞美春天的开始, “元”是中国人新年的开始, 多好啊!”“中国年? 妈妈,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过自己的年呢?”孩子的问话竟让我一时哑然, 心里滚过阵阵的热潮:“过年”啊, 这祭拜在我心中几十年的庆典圣殿, 你叫我怎样来说给这异乡出生的孩子?!

记得小时候鲁迅的小说《祝福》, 开场的第一句话:“旧历的新年毕竟是最像新年”, 这句关于新年的断语一直让我怀想不已。生生不息的“中国年”啊, 只有你才是我心中真正的“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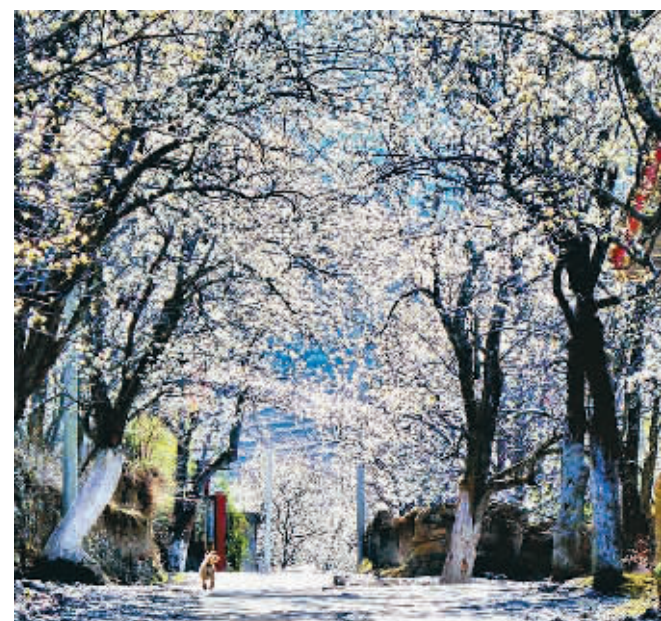
回首岁月, “过年”, 曾经是童年时多么醉心的梦想, 油炸的碎肉丸子藏在妈妈高悬在屋檐下的竹篮里, 泛着白光的深海带鱼要等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下锅。小时候的过年, 是盼着穿一年中最漂亮的衣服, 吃一年中最香的饭菜, 见一年中最的人, 听一年中最响的鞭炮。孩子稚嫩的心, 还悄悄地庆祝自己又长大了一岁。那时候的过年, 真的是困窘中的享乐, 是红尘里的亲情, 是朴素的期望和梦想。

寒暑易节, 游子漂泊, 如今的我已长大, 而那为我“过年”的母亲已埋在了墓碑的里头。镜子里的我不再是从前的女儿, 岁月的年轮已把我铸成那传代的母亲。面对着异国长大的小儿子, 我必须收起自己苍老的心, 抹去心底里的泪, 深深地呼一口墨西哥海

湾吹来的冬日的暖风: “亲爱的孩子, 妈妈要为你过中国年!”

可是, 今天的孩子不再有“吃”的盼望, 不再有“穿”的惊喜, 不再有对鞭炮的神往, 不再有拥挤的人群中看庙会集市的温暖。那“春桃换旧符”的大红纸上的对联, 那“门神”、“灶王神”的威武可亲, 那冬日里女人们泡在水中的粉粉的手, 那油香飘散的炊烟在黄昏的午后袅袅上升的风景, 对于这异乡的中国孩子, 早已是遥远故事里的乡村画卷, 就是在我, 也早已衍成依稀可辨的前尘旧梦。

冬日的阳光里, 我牵着孩子的手, 走在百利大道的游园人群中。小儿在雀跃, 在东张西望。喧闹中, 他忽然回头:“妈妈, 我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过年了。”我心里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过年能让这些中国人高兴!”“对呀, 可爱的孩子, 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 中国人走到今天, 心里面追求的最高境界不就是‘高兴’吗! 我又问儿子:“你今天高兴吗?”“高兴!”“那你为什么‘高兴’?”孩子仰起了小脸:“因为我是中国人啊!”我伸手搂住我的孩子, 7年的呕心养育, 终于给了我一个最欣慰的回报。



花村

刘鹏摄

